

历史学研究

民间传说与区域历史建构*

瞿州莲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酉水是古“五溪”之一,在酉水河流域生活着以土家族为主体的众多民族,生活在该区域的各民族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化,民间传说是其中之一。民间传说表面看来充满着时间、空间错置,实际上它是生活在该区域民众的一种历史记忆。在王朝典章制度的背景下,结合文献资料,将这种历史记忆放在湘西特定的区域社会的具体的时间序列,分析它得以存在、流传的历史情境,这将有助于对湘西社会区域发展历史的“真理解”。

关键词:民间传说;历史记忆;历史建构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0)03-0032-05

作者简介:瞿州莲(1968-),女(土家族),博士,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

我们在区域地方社会调查时,都会遇到大量的民间传说,以往对民间传说的研究,从民俗学出发研究特多,较多地关注故事内容的类型化归纳和它的象征意义的分析与理解。20世纪随着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它所提出的整体研究取向,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论等,引起了史学研究在怎样对史料的态度和方法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受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它最终动摇了传统史学探寻客观历史的追求,福柯认为传统历史观中的客观性是一种幻觉,历史客观性只是话语建构而成的。在当代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如何理解和解析各民族世代口耳相传的具有明显“地方性”的民间传说,是每个研究者都要面对的问题。本文以我们在酉水河流域调查中所听到的八部大王、断龙山、向氏家族等传说故事为例,尝试解读民间传说与区域历史之间关系。

一、八部大王传说与湘西早期历史

酉水河流域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着“八部大王”传说故事,古时在酉水河流域人烟稀少,生活着以首八峒为首的原始部落,互相战争,酉水河畔的首

八峒,出一位土家族英雄,名叫涅壳赖,由于他功劳显赫,被部落拥戴为八个部落峒区的总酋首,从此,涅壳赖家就成为八个部峒区首府地,名为“首八峒”,人们称涅壳赖为“八部大王”。八个部落首领分别叫:熬朝河舍、西梯佬、里都、苏都、那乌米、拢比也所耶冲、西呵佬、接耶费耶纳飞列耶。涅壳赖自小习文尚武,练就一身好武艺。他还组织了劲勇兵,平日出山狩猎,一旦遇有外敌入侵就成为抵抗外敌的军事力量。常统帅八峒蛮族犯上作乱,与朝廷分庭抗礼。朝廷不敢轻易进剿,于是只好施计、恩威并用。遂征调涅壳赖统帅蛮兵,讨划叛敌,屡立战功,得到皇上重赏。后来皇帝怕他权势过大,于是设计想害他,赐了他一壶毒酒,途中他饮了几口御酒被毒死,尸体被运回葬于首八峒沙湾的庙堡上,于是土家族的人民为纪念他,在首八峒修了一座庙,命名为八部大王庙,此庙是土家族的祖先庙。每逢正月十八日、六月十六日,湘鄂渝三省市边地土家族人都前来祭祀它。

关于八部大王的传说文本涉及到以下几个主题:没有固定的地点,没有生活的具体年代;酉水流

* 收稿日期:2010-03-14

域荒无人烟；有八个部落相互战争；土家族英雄——涅壳赖，英雄过人，被推为首领；被朝廷征派，被赐御酒毒死；被朝廷加官封爵；后人为其修庙纪念等。传说中的这些文化因子其实都与湘西早期历史文化有关，为什么该传说文本会把这些文化因子加进去？这些文化因子反映了哪些历史真实，它又与湘西早期历史哪些文化有关？

关于湘西的早期历史，史书中缺乏记载，从考古材料和民俗资料中得到一些印证：在保靖县拔茅乡水坝村（又称首八峒村），出土了一块残碑，上刻文字曰：“首八峒，历汉、晋、六朝、唐、五代、宋、元、明，为楚南上游……故讳八部者，盖以威镇八峒，一峒为一部落。”^{[1] (P18)} 碑文中追溯至秦统一之前的楚，说明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八部大王的势力已在酉水流域一带确立。同时在酉水保靖的拔茅乡（即首八峒所在乡）东洛，发现3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在保靖拔茅乡柳树坪，昂洞乡押马坪，梅花乡涸洞等地，发现了距今1万年至4千年前的新石器遗址；另在离拔茅乡首八峒不远十几里的地方发现了三座古城即：保靖青水坪魏家寨的商周文化遗址，里耶战国——秦代古城，里耶大板村的东汉古城。这种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人类遗址的发现，是十分罕见的，这至少可以说明，有一部分土家族的远古祖先已经在首八峒一带开始生息繁衍。

从现存的土家语地名来看，也留下大量的历史遗迹，龙山的里耶，土家语即“辟地”之意，且据当地土家人传说，里耶是八蛮早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据叶德书老师所著的书记载^[2]，象这样的地名，在酉水河流域比比皆是，如果从土家语地名入手对当地历史进行研究，会有许多历史之谜的揭开。

从土家族民间史语“摆手歌”来看，八蛮在土家族地区已有很大的影响。在今天的土家族摆手堂，一般都贴有对联：“守斯土，抚斯土，斯土黎民感恩戴德同歌摆手；封八蛮，佑八蛮，八蛮疆地风调雨顺共庆丰年”^{[3] (P6)} 八部大王祭文也写到：“菩萨知道，天也晓得，首八峒这地方是我们几卡（即毕几卡，土家语自称）的发祥地，土著先民从古到这里繁衍生息，我们崇拜的八部大王就坐化这里。”^[4] 在酉水地区，尤其是土家族地区大都建有“八部大王庙”，比如：保靖酉水北岸建有首八峒八部大王庙，永顺等地也设有八部大王庙，每年过年时一小敬，正月初九至十一日，举行大摆手歌舞活动，隆重纪念八部大神，祭祀时须用不退毛的猪肉与猪血，这些表明土家族曾经历过八蛮的“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

据史书记载，秦汉之前，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接触少，故见于史籍极少，该时代的汉文典籍对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大都以蛮相称，当时生活在酉水流域的湘西少数民族称之为“南蛮”，种类繁多，它们是“自相君长”的一些土著部落，这些土著部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常常互相战争。八部大王的传说故事中的八个部落之间相互争战，就是这个时期的历史投影。

从上述的碑文、考古遗迹、土家族地名、民俗歌舞、民间祭祀等活动中，都有关于“八部大王”的记忆留存，但是对于八部大王活动的具体时间、地域等无法确定，这些正与八部大王传说故事中因素相符合。当然，要从这些众多的文化遗址和文化事象中确定其族属，这是很难的，但它至少可以说明酉水流域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此活动，而且其中一部分人已成为今天的土家族人。可见，八部大王的传说故事中部分记忆正是远古湘西先民历史活动的反映。

二、八部大王、向宗彦传说与湘西的羈縻、土司制度

《保靖县资料本》^[5] 记载了“八部大王”传说的其他几种版本，内容与前述中的八部大王的传说基本相同，但略有一些区别：其一，八部大王名叫向忠亮，穿戴铁甲铁盔，八部大王是皇上封送的，本土人都喊他向老信人，帮皇帝灭了宫廷之火，后来皇上嫉妒其财产，怕其权势过大，被所赐毒酒害死，死后阴魂不散、找皇帝麻烦，皇帝封其八部，管阴间；其二，向老信人又名向宗彦，后来也遭朝廷陷害而死，家人将其葬于水扒洞（谐音即“首八峒”），从此向老信人和彭公爵主，田好汉成为土家族历年敬奉的三位土王。可见，此时的八部大王由原来的泛称开始变得有名有姓了。

向宗彦现被向氏宗族尊称为始祖，关于向宗彦的传说在《向氏族谱》中这样记载：向宗彦生于五代梁太祖开平二年（公元908年），原籍系江西南昌府本城县铁树宫栗树村向家巷人，彦公习得一身好武艺，力敌千人。时至湖南诸蛮作乱，土司匡夺晋室江山。晋王招贤纳将，向宗彦应招入朝，与马希范等一同进讨土司，土王持勇，先来五十八旗讨战，被向军大败，一路势如破竹，先破辰关，后破九溪六洞，一直战到古丈坪罗依溪，大破蛮兵于会溪坪，遂于天福七年（公元942年）立铜柱于溪州。迨灭蛮后，晋主却听谗，遂怀图向之心，钦赐御酒被毒害至

死,自彦公歿后,灾害连年,晋王传天师占之,认为是向宗彦有功无封,反遭毒死,于是晋主加封彦公武略将军,八部大神向老信人。^[6]

自秦汉到明清,中央王朝开始在广大西南地区实行羁縻、土司制度,将西水河流域纳入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区域进行管辖。那种以自领之号为部落名称的土著见之于史载日渐减少,而代之以区域为称呼的名称,如武陵蛮、辰州蛮、五溪蛮等渐渐增多。又由于它们累代世袭,形成了地方上的强宗大姓,这在后来流传的“八部大王”传说的版本中,明确地指出了“八部大王”就是向宗彦即向老信人,而向氏此时已经成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强宗大姓。谭其骧先生在《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对湖南西部的一些大姓向、覃、田等逐一进行考证,认为它们都具有蛮人血统,他认为:“向氏,为湖南蛮姓中之最早见之于记载者。后汉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蛮精夫相单程作乱,相氏疑即为向氏。‘相’‘向’同音异译也”^[7],类似考证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中也有论说。这些强宗大姓后来发展成了元以后的土司土官。但不管是羁縻还是土司制度,其统治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对“蛮首”进行笼络,承认其原有的势力范围和地位,使之“世领其地,世掌其民,世袭其职”,从而达到“以蛮治蛮”的根本目的。“八部大王”的各种版本中都说到国王允许涅壳赖或向老信人,统治它原有地区,只要他承认王朝的统治就相安无事,如果稍反抗皆被镇压,比如,八部大王涅壳赖、向老信人及向宗彦都因对朝廷构成威胁而被毒害致死。

此外,“蛮族”还必须向中央王朝交纳贡赋且服从中央王朝的调遣。这些在八部大王的传说中也都有反映,其中一种传说版本记载,当国王问:“满宰相(涅壳赖),听说你家乡出产一种好阳冬梨,朕一贯喜欢梨子,你能不能回乡运一船来给朕吃呢?”^[8]将本地的土特产每年向朝廷进贡,这是土民对王朝所尽义务,只不过据史料记载,在西水流域向朝廷进贡的不是梨,而是大楠木、桐油、茶油等湘西的土特产。这些贡赋与内地相比要轻得多,但对于当时经济落后的西水流域居民来说仍是不小的负担。八部大王各种传说版本中都有下面一段故事情节描述,皇帝问涅壳赖或向老信人“你家有多大产业?”回答:“屋是千根柱头落地,风扫地,月点灯。七十人挑水,八十人煮饭。日吃边缸之水,夜睡独脚龙床。三只盐船下水运盐,三天不拢家无盐吃。”皇帝听后觉得涅壳赖或向老信人势力太强十

分紧张。其实,“屋是千根柱头落地”就是数千根竹竿夹的壁;“风扫地”就是讲风从壁缝吹进屋;“月点灯”就是讲月光从壁缝里射进来;“七十人挑水”就是他父亲有七十多岁还挑水;“八十人煮饭”,就是他母亲有八十岁还煮饭;“日吃边缸之水”就是讲的那一边破水缸;“夜睡独脚龙床”,就是指他睡在堂屋中,用桐树丫叉缠成的圆盘;“三只盐船下水运盐,三天不拢家无盐吃”就是讲那三只鸭子三天不生蛋就没钱买盐了。可见,西水流域这荒蛮之地当时经济状况十分落后。

中央王朝对湘西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加强引起湘西人民的反抗,这在史书中有不少记载。秦汉时期,就有许多强宗大姓反抗,较大的一次发生在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当时武陵蛮十分强大,沅水以西的澧水、沅水流域均被武陵蛮控制,其首领相单程率蛮军反抗东汉政府,“大寇郡县”,东汉多次派军前往镇压,都被“蛮军”战败,于是东汉政府派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四万多军队前往镇压,受阻于沅陵壶头,加之马援军士不耐酷暑潮湿,染上疫病,马援本人病愁交集,死于军中。后来迫使东汉政府“告以恩信”,以招抚代替征伐^[9]。现在西水流域两岸建了许多伏波庙、伏波宫。从这次战争后,中央王朝与西水流域蛮族接触增多,进入史书记载也渐渐增多。

羁縻州时期发生最大的一次战争就是溪州之战。这次战争发生在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这一年彭士愁亲率锦、奖、溪三州蛮军万余人进攻辰州、澧州,楚王马希范派刘勍等率大军反击,后来彭士愁战败订立盟约,在会溪坪立下铜柱,其过程可从《复溪州铜柱记》中可知,据溪州铜柱铭文记载,向宗彦是当时土司王主要战将。然而这个过程在《向氏族谱》的记载中,向宗彦却成为中央王朝的主力军,参与镇压彭士愁军事行动。铜柱和《族谱》的记载中事实有些错乱,至于《向氏族谱》为什么要这样记忆自己的历史,作者另有专文论述,但是《族谱》中的记忆毕竟是这段历史在传说故事中的缩影。

“服从征调”这是被统治的边民对中央王朝尽的又一项义务,这在“八部大王”各种传说中都提到皇帝调涅壳赖或八兄弟去征战的情境。在土司制度建立之前,西水流域的少数民族的军事建制如何,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在土司时期,土司都各自拥有一支数量不等的军队,俗称“土兵”,其编制单位有两种,即营和旗。值得一提的是旗。旗,是土司寓兵于农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凡境内居民,均

编入旗内。比如永顺有五十八旗：“长利东西南北雄，将能精锐爱先锋，左韬德茂亲勋策，右略灵通镇尽忠，武敌两星飞义马，标冲水战涌祥龙，英长虎豹嘉威捷，福庆凯旋智胜功。以七字为句，每一字一旗，共五十六字，为五十六旗，后添设请谋二字，共为五十八旗。”^[10]保靖土司有十六旗，“虎、豹、度、智、谋、勇、威、驱、虎、胜、亲、利、飞、良、先、镇”^[11]，旗各有长，且军事纪律十分严格，战斗力强，在向宗彦的传说中就提到土王率五十八旗作战的情境。

关于中央王朝征调“夷兵”和“土兵”的史实，史书中有大量记载。土司时期，对土兵的征调就更频繁，其中明朝最多。据《明史·土司传》记载：“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调征广西浔州大藤峡”。《彭氏族谱》记载：“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调保靖土兵彭九霄征四川李尚鸾、鄢本恕、蓝迁端等。明朝嘉靖年间，又征调永顺土司彭翼南、保靖土司彭荇臣去江浙沿岸抵倭，取得自有倭患来，此第一功”^[12]。这样做既可以达到防止蛮酋势力过大，造成对中央威胁，又可以起到“以蛮治蛮”消灭异族目的；同时，可节省朝廷军费开支，成为统治者的“其安边民之首策欤”^[13]。关于中央王朝征调湘西“土兵”的事，在“八部大王”和“向宗彦”的传说中都有叙述。

三、断龙山、向氏家族的传说与湘西改土归流

西水河旁的古丈县流传着断龙山的传说：很久以前，断龙山叫龙山，山上长满了密密扎扎的树木，树林中有许多飞禽走兽，有一对老夫妇，无儿无女，一天上山打猎，见岩缝里爬出一个小男孩，这对老夫妇将其收养起来，取名叫赛宝。那时候，皇帝欺压土家人，动不动派人来收粮、收钱，抓丁去服役打仗，赛宝从小苦练功夫，想拯救乡亲们，炼了三年，炼得三支神箭，准备用此箭射死可恶的皇帝，选定天亮皇帝上朝时开弓射箭。刚半夜过，有个人等不起想提前行动，拍响簸箕，引得鸡提前叫，赛宝以为天亮了，他急忙登上龙山，连射三箭，刚好盯在龙椅上，于是皇帝派人捉拿钦犯，差官查了九九八十一天，差人将其捉拿。但皇帝还是不放心，请风水先生查看地形，风水先生汇报说：“这个地方龙脉生得好。”皇帝派钦差大臣来挖龙山，断其龙脉，挖了几天，每天白天挖，晚上又合拢来。有一天，一个民工草鞋丢在工地上，回去拿，摸到挖山的地方，突然听到底下有人讲话：“不怕千锄万镐，只怕铜钉钉腰”，

这个人晓得是龙讲话了，吓得赶快跑回去，告诉了钦差大臣，于是钦差大臣，叫人用铜钉从挖的山槽里钉进去，从此，山槽再没合拢了，这龙山就成了断龙山。

向氏家族，现居住在永顺县羊峰乡青龙村。据该家族的传说，由于遭受水灾，其祖母陈老夫人就带着两个儿子，一路乞讨从古丈桐木溪投奔女婿李姓来到青龙村定居。刚来到此地时，常遭其他姓氏的欺负，生活更是苦不堪言。但陈氏勤俭持家，刀耕火种，再造茶林，开荒良田，改变了穷苦面貌。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地带实行一种特殊的政治统治制度，西水流域设有两个宣慰司、三个土知州、九个长官司。土司制度建立之初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水流域各族社会经济发展，但是随着中央王朝的强大，土司制度就成为中央王朝统一的障碍，于是中央王朝为了统一需要，在广大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古丈属于永顺彭氏土司所管辖，“断龙山”的传说正是当地人对湘西改土归流的历史记忆。从故事可知，断龙山因为龙脉好，当地人生活过得较好，后来由于王朝势力深入该地，动不动派人收粮收钱、抓人，从而引起当地人反抗，即故事中赛宝用箭射皇上，于是皇帝派军队来镇压，差人用铜钉拴住了土司的“龙脉”，即表明该地归顺了中央王朝管辖。

改土归流后中央为加强对湘西地区的管理曾采取了编制户籍、开垦荒地、安置土司等措施，譬如：据乾隆《永顺县志》记载，改土归流后，政府将土司、土官占有的大量良田沃土，仅一部分以“赐地”形式，留给土司的下属土官，其他部分没收入官，作为“官社田”，土司占有的官山，除少量作为供官员俸禄外，大部分由土民自由开垦，“土司之官山，任民垦种。其鱼塘、茶园、竹木、树林、崖蜡等项。令民采用，一无严禁，并不存为公家之物，而民咸优游往取，视若已有矣。”^[10]向氏家族迁到青龙村已有14代，据此推算，其定居时间刚好与雍正改土归流时间相符合。据向氏家族的《族谱》记载，他们迁到青龙村时，是一片荒地，任其耕种，青龙村的向氏家族迁徙过程，正反映了改土归流后政府对湘西土地的开发过程。

我们结合史籍、考古资料及相关民间文献，从民间流传的一个个故事里，可以读出一部地方历史的发展轨迹。从八部大王，断龙王、向氏家族的定居传说等故事里，我们可以透视出湘西从远古的原

始部落、秦汉的羁縻到元明清的土司制度的整个湘西历史的发展历程。

四、结论

福柯“知识考古学”认为,解释辨伪文献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应当使历史脱离它那种长期自鸣得意的形象,历史正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即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件的新鲜感”。^{[14](P5-8)}这使我们对史料理解发生了重大转移,从过去对史料关注的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问题上,转移到它为什么是真假的问题上。

在此思维下,历史人类学认为民间传说是一种社会记忆。我们从上述的八部大王故事中可以看到,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民众都在根据各自的生活环境和个人情感有意无意地对祖辈留下的故事进行创造和再创造。如果我们将民间传说视为民众的“历史记忆”,且将这种记忆放在湘西区域社会具体的时间序列,分析这种记忆蕴含的有关历史背景,及它得以存在,流传的历史情境。换句话说,许多民间传说的具体情节和人物可能是虚构的,但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情景与创造者的心态观念却是真实的。加之,我们将民间传说与文献资料相互对接研究,将会发现由无数的这样历史记忆映射出来的历史事实,这也将帮助我们探究一定区域的细致的历史事实和一定区域历史发展的时空脉络。

从将民间传说视为民众的“历史记忆”这样的角度去解析民间传说,实际上本身也是在重新建构区域历史的过程,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达到对区域发展历史的“真理解”。正如陈春声老师所说:“乡村社会研究者的学术责任,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事实’的对错,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释,

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相信‘上述资料’和本地人的记述,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乡村历史的‘事实’或内在脉络。”^[15]

参考文献:

- [1]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志》编纂小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丛书·民族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 [2] 叶德书.中国土家语地名考订[M].民族出版社,2001.
- [3] 王承尧,罗 午.土家族土司简史[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 [4] 《八部大王祭文》,保靖文化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收集.
- [5] 《保靖县资料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保靖县资料本》,保靖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
- [6] 《向氏族谱》,《土家族向氏部分宗支族史源流考》,2004.
- [7] 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J].史学年报,第5期第2卷,收录入《长水集》.
- [8] 符富全.八部大王传说[A]//《续酉水考略》保靖文史资料第11辑,2003.
- [9]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传》.
- [10] [清]黄德基.乾隆《永顺县志》卷1、卷首,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本.
- [11] [清]张天如.乾隆《永顺府志》卷12,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 [12] [明]郑若曾撰.《筹海图编》卷11.
- [13] [元]脱脱等撰.《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传》.
- [14] [法]米歇尔,福 柯.知识考古学[M].谢 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 [15] 陈春声.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J].历史研究,2003(5).

(责任编辑:陈 伟)

Folklor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 Regional History

QU Zhou-li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Youshui River has been one of the five main rivers in Xiangxi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mainly Tujia, living here. These groups have created colorful culture, and folklore is among them. On the surface of it, folklore is filled with disorders in time and place. However, it belongs to the residents' historical memory. Based on the regulations of the feudal dynasties and the literature data, this paper puts such historical memory of this region into a chronological order, and analyzes its historical context, which will help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in Xiangxi region.

Key words: folklore; historical memory; historical constitution